

《世界经典名著》

司汤达小说选

〔法〕司汤达

*Sitangda
Xiaoshuo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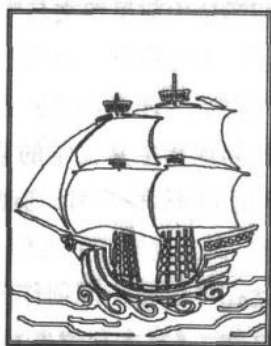




* T 0 3 5 2 3 9 *

司汤达小说选

[法] 司汤达 著
高 吟 译



1/2 10

世界名著百部

7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司汤达（1783—1842），一译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是法国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和奠基人之一。幼年时代受启蒙文化影响，培养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向往法国革命，崇拜拿破仑，曾随拿破仑进军意大利、征战欧洲。1842 年因中风死于巴黎，去世后，人们遵照其遗嘱，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司汤达生前虽然文名寂寞，但在死后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在巴黎期间所撰写的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看作是 19 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理论文献；他所写的欧洲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其深远；司汤达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同样别具一格，成就卓著。《意大利遗事》是他最有名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选编了其中的一些名篇，代表了司汤达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目

录

艾蕾.....	(1)
岸边的圣·凡齐科客教堂	(88)
米兰·德·旺格尔.....	(104)
过往旧事.....	(141)
圣斯全家.....	(167)
温娜·瓦莱妮.....	(198)
艾妮西娅公爵夫人.....	(225)
箱子与鬼.....	(249)
血染风情.....	(273)
苏奥拉·斯特白蒂丝.....	(303)
维多利亚·阿克朗波尼.....	(354)
媚 药.....	(377)
瓦利贝	(394)

艾 蕾

一

许多人喜欢谈论强盗，但对强盗的了解也仅仅肤浅于在戏里看到的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的形象。其实，这些强盗是反对中世纪意大利那些共和国之后的暴虐政权的。

共和国灭亡后，巨富豪门便成为了新的专政者。为了诱惑下层百姓，他们在城里兴建宏伟的饰有鲜亮油画的教堂。如发恩扎的蒙飞底家族、拉文纳的包浪底尼家族、维洛纳的卡纳家族、易母拉的利阿里家族、米兰的威贡第家族、波伦亚的澎底瓦里家族，以及最爱和平，但最虚伪的佛罗伦萨的美第尔家族。这些小国的暴君指使人作了许多下毒和暗杀勾当，因为他们害怕百姓的反抗。但这些小国的历史学家却没有人敢于真实地记录这些事件。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些御用墨客。这些小国的暴君都熟悉共和分子，也知道他们憎恨自己（例如托卡纳大公高莫就熟悉共和分子斯特洛）。所以暗杀了他们中的好几个。你们也懂得，了无休止的猜疑和刻骨的仇恨赋予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丰富的思想和

无畏的勇气，给艺术家们增添了才华。在赛威涅夫人时代，这种强烈的激情阻止了人们所谓的“光荣”，即牺牲自己来以孝忠主子和讨好女人的意识的产生。在十六世纪，法国男人只能通过在这场上和决斗中表现出的勇武来表现展现他们的作用和功绩，并赢得赞誉。因为评价男人的最高权威者——妇人喜欢剽悍的男子，尤其是勇士。随之“献殷勤的精神”也应运而生。它使我们都臣服的暴君——虚荣心日益壮大，使一切激情，甚至爱情都相继泯灭。国王摆出堂皇的理由来保护虚荣心，由此便使勋章绶带成了人人追求的东西。

而在意大利，无论是擅于使剑的男人，还是舞文弄墨的男人都会受人重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女人爱一个通晓希腊文的博士，同样或胜过爱一个有名的武士。由此可见，她们不习惯那种媚俗而更注重感情。这就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巨大差别。为什么意大利产生了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柯莱吉等艺术大师，而法国十六世纪出的却是一些英勇的统帅（他们当时杀敌不少，现在却已无人知晓）呢？原因便在于此。

请恕我道出这些严酷事实。总之，中世纪意大利的小暴君这种必然的残忍报复，反使老百姓对强盗有了好感。强盗偷小麦，盗马和金钱，一句话，偷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百姓憎恨他们。可是民众的心还是向着他们的。村里的姑娘看不上别人，专挑被收进绿林，投奔强盗，参加过几次危险行动的小伙子。

当今之世，大家肯定害怕遇到强盗。但之所以容忍这些罪人，而且都同情他们，是因为这个民族的人很诙谐、很精明。他们习惯读的是热情描述著名强盗生活的小诗。在这些历史书籍



中，他们体验到的英雄情感，引起了下层民众在艺术上的共鸣。另外，他们厌恶官方对某些人的颂词，而一切民间的艺术却能深入他们的心灵。要知道外国游客是绝对体会不到意大利下层人民忍受的一些苦难，哪怕你住上十年也不行。比如十五年前，强盗没有被政府镇压时，他们便经常惩治为非作歹的小城市统治者。这些听命于当地豪绅的政府命官每月俸禄不超过二十埃居。而这些豪绅也就是通过这些忠实走狗来压倒他们的敌人。因此绿林枭雄即使有时没有治住这些飞扬跋扈的小官僚，至少也敢嘲弄他们一番，和他们斗一斗。在聪明的意大利人眼里，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一首十四行讽刺诗，可以使他们忘掉一切痛苦，但要他们忘记所遭受的侮辱，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这是意大利与法国的又一个重要差别。

在十六世纪，若一个可怜的乡民因与富家有仇，而被镇上的统治者判处死刑，通常会有强盗去袭击监狱，解救囚犯。那些豪门大户，对看守牢房的八、九个政府兵很不放心，自己便豢养一支临时部队，布置在监狱四周，并负责把被人花钱买来的冤死鬼押上刑场。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说的乡勇，若这豪门大户家里有青年，他便是乡勇的头目。

我承认，这种文明给社会风尚带来很多弊端。当今之世，我们既有决斗，也就用不着请法官了。可是十六世纪的这些习俗却适合于陶冶不正的人。

很多被今日学院派僵化文学吹捧的历史学家，竭力掩盖这个在1550年形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事物的真貌。在那个时代，他们天衣无缝的谎言博得过佛罗伦萨的美第尔家族、费拉尔的艾丝特家族，那不勒斯总督等人的赞誉。有个叫日奥诺纳的可怜历史

学家想揭露真相。但是，尽管他只敢说出很少一部分真相，而且用的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也招来横祸，在 1758 年 3 月 7 日 82 岁的高龄死于狱中。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意大利历史，那就要谨慎；千万不要去读那些被干遍传颂的作者的著作；因为在那里都是一片谎言。

九世纪蛮荒年代之后，有人撰写了第一部具有强盗记载的意大利历史，其中载明在远古年代就产生了强盗（参阅米拉朵里集）。中世纪共和国覆亡（这对于人类幸福、对于正义、对于圣朝江山是不幸的，而对于艺术却是幸事）后，那些比大多数同胞更向往着自由的最坚定的共和分子，便落草为寇了。遭受伯利奥尼、马拉得第、澎第瓦利、默底西等人蹂躏的民众，自然而然地热爱和敬重这些与当朝敌对的强盗。篡夺共和国时代的执政者之位的这些小暴君是极残忍的，如佛罗伦萨第一大公爵高莫，暴戾恣睢，派人杀死了逃至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分子，还派新兵攻打强盗。远的且不说，只说 1550 年前后，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的事。在阿尔马罗附近，蒙特·马立亚诺公爵阿拉昆·比高劳米尼和马可·西亚那成功地领导了武装集团抵抗顽固的教皇部队。这些著名领袖至今仍受民众爱戴，他们的战线，从波城和拉文纳沼泽延伸至维苏威森林。因他们的战绩而闻名的法日拉森林距罗马五十里，座落在去那不勒斯的公路旁边。西亚那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在格列戈利十三世教皇在位其间，这里有时集结了数千士兵。这位赫赫有名的枭雄的详细经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也从不想去弄清他的行动的真实动机。1592 年他被击败。当他看到自己的事业江河日下时，便与他最忠诚的、也就是说罪恶最大的士卒一块归顺了威尼斯共和国。根



据罗马政府的指令，威尼斯先与西亚那签署了和约，后派人暗杀了他，并调他的部队去镇守冈底岛，防止土耳其人入侵。狡猾的威尼斯当局明白，冈底岛当时流行瘟疫。果然没有几天西亚那带领投效共和国的五百名士兵死得只剩下六十儿人。

法日拉森林巨木参天，荫庇着一座古老的火山。它是马可西亚那立下战功的最后舞台。每位游客都会向你介绍，在罗马周围风景迷人的乡间，数此处最美，那阴郁的景貌几乎是一出悲剧的布景。苍翠的树木覆盖了阿尔巴罗山的群峰。

这座如此隽秀的山峦是罗马开国前好多世纪的一次火山喷发形成的。也就是在史前时，它便耸立在亚宁山脉与大海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了。巍巍的卡维峰是此山的主峰，它被法日拉森林的苍翠林木所覆盖。从跌拉西、奥丝第，或在罗马、底瓦里，四处都可看到这座山峰。现在阿尔巴罗山上建了不少华厦。罗马城南方的地平线便是在此处。这就是在游客富有盛名的罗马天涯壮景。在卡维峰顶，有所黑衣修士修道院。昔日此地有座朱庇特·尔勒第安神庙。为加强某种宗教联盟会的联系，拉丁各民族曾在此举行共祭。顶着葳蕤的栗树的浓荫，不用几小时，游人便到了神庙的废墟。游人至今还有种恐怖感，即使在芳香四溢的绿荫下，仍有强盗从丛林中跳出来。登上卡维山巅，在古庙的残垣断壁间燃起篝火，准备野餐。你从这里眺望远方，整个罗马的阡陌良田都在你脚下。在傍晚时分，那三四十里外的大海，仿佛近在咫尺，连最小的船只都看得清楚；借助低度望远镜，可看清乘火轮到那不勒斯的船客。换一个方向，映入你眼帘的是一马平川，东边与横在巴勒斯特立上方的亚宁山脉相接，北边是圣·彼得大教堂和罗马的很多宏伟建筑。卡维峰并非高耸入云，但那些在历史上并

无名气的大小角落，你可看得一清二楚。当然，看到的那一簇簇在平原或在山岗上的灌木、废墟上的一朵朵断垣，都可令人联想到蒂特·利勿所记述的充满爱国主义和无畏精神的可歌可泣的战斗！

沿着今日作了黑衣修士会修道院花园围墙的朱庇特·尔勒第安神庙的残壁，又经那条罗马早期国王曾通过的凯旋道，便到了巨大的废墟。这条路由打凿齐整的石块铺成。在法日拉森林中，还能看到大段大段荒废的路段。

死火山口里，蓄满了碧水，成了秀丽的阿尔巴罗湖。周围是二十里的火山熔岩陡岸。城的发祥地阿尔贝就位于湖畔。它毁于罗马早期国王的统治下。不过它的残垣仍在。几个世纪以后，距阿尔贝不过二里远的临海的山坡上，建立了现在的阿尔巴罗城。如屏的崖壁把城市和湖泊间开。城市见不到湖，而湖也见不到城。在平原眺望这座城市，只见那环绕火山的苍郁森林中，隐现着一座座白色的建筑物。那森林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它是强盗们喜欢出没的地方。

今日阿尔巴罗已有五六千居民，而在1540年，也就是大贵族冈比拉立家族兴盛之时，这里的人口不过三千。下面我们将要讲述这个大贵族家庭的不幸。

这个故事是从两部厚厚的手稿中综合翻译出来的。它们一部来自罗马，另一部来自佛罗伦萨。我冒险保持了原来的风格，它与我们古老传说的风格相近。若采用现代细腻、有分寸的笔调，我觉得与所叙的情节，尤其是作者的构思很不协调。原作写于1598年前后。我谨恳求读者对两位作者，对我本人宽容一点。



二

佛罗伦萨手稿的作者说：“我写过很多悲惨的故事，但最后这个故事，却是叫我最心酸的。我要说的是卡斯特罗城圣母往见会修道院那位著名的院长爱蕾·德·冈比拉立的遭遇。她的案件和她的死在罗马和意大利上层社会引起议论。那是在1555年间，罗马附近已被强盗盘踞。官吏们则卖身投靠豪门大户。1572年，也就是爱蕾讼案发生的那一年，格列戈利十三世布翁康巴尼登上教皇的宝座。这位神圣的教皇具有一切使徒的美德，但在处理俗务中也有某些不足。他既不知如何振纲严法，也不擅于使用公正的法官。他甚至觉得让他来定人死罪，就是要他承担可怕的责任。这种思维方式导致通往罗马的路上盗贼蜂拥而起。为了保证旅途中的安全，就得与强盗打通关系。

很久以来，反教皇政府的大本营，就位于那不勒斯大路两旁的法日拉森林。马可·西亚那就是林中的强盗头目之一。罗马政府多次被迫与他坐地谈判。这些强盗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附近农民的支持。

“美丽的阿尔巴罗城离强盗的老巢很近。1542年，爱蕾就在此城呱呱坠地。她父亲是当地最富的贵族。他凭着这等门第娶了在那那不勒斯王国拥有良田万顷的威克达·卡拉发为妻。我可以举出几位健在的老人，他们对卡拉发和她女儿都很了解。卡拉发是那种谨小慎微、很有头脑的人。但尽管她很精明，也没摆脱家庭家族败落的厄运。说来也怪，我写了这些可怕的故事，但我觉得不能把这些不幸归罪于我将要向读者介绍的任何一个角色。我是



看到了这些不幸，但我找不出造成这些不幸的根源。正值妙龄的爱蕾长得天姿国色、性情温柔，可这对她倒成了两大招惹是非的祸根，却成了原谅她的情人尤拉·澎西福，甚至缺乏才智的卡斯特罗主教西达底尼大人的理由。那位主教仪表高贵行为端方、道貌岸然、气宇不凡。我读过写他的材料，据说见过他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正因此，他在罗马教廷青云直上。

“我不愿瞎吹捧一个人，但我毫不隐瞒地告诉读者，卡维峰修道院里有一个神圣的修士，有人经常看见他在修道院里悬空升到离地数尺高的地方，如圣·保罗一样。大概有神灵相助。他向冈比拉立大人预言，他的家族到他这一代气数将尽。他将有两个孩子，都要死于非命。由于这个预言，冈比拉立大人不敢在当地结婚，而是到那不勒斯去躲避厄运。在那里他有幸发了财，并找到了一位有能力改变他的险恶命运的女人（如果他的命运果真险恶的话）。冈比拉立大人是公认的正人君子，乐善好施。可惜他缺乏心眼，竟逐渐放弃了在罗马的生活，最后几乎整年住在阿尔巴罗宫邸，专心耕种城市与大海之间那块富饶平原上的土地。他听从妻子的建议，让儿子法彼沃和女儿爱蕾受了极好的教育。这法彼沃为自己的出身而自豪，而爱蕾则有非凡的美貌。今日从法内兹博物馆收藏的油画上还可看到她的姿色。我开始写她的故事后，去过法内兹宫，观赏老天赐予她的美貌。她不幸的命运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爱蕾长着鹅蛋形的脸，前额很宽，头发金黄，脸上经常带着一个微笑，大眼睛里闪着深邃的目光，栗色的眉毛精心地描成新月形，嘴唇很薄。嘴部轮廓很像出自著名画家高内热的手笔。爱蕾的画像放在法内兹画廊其他画像中间，看上去俨然像位王后。她那愉悦的神态、端



庄的外貌搭配得那样协调，实在是少见

“爱蕾在卡斯特罗城圣母往见会修道院寄住了整整八年。卡斯特罗城已遭毁灭。罗马大多数王公贵族将子女都送到此城的圣母往见会修道院。爱蕾也在那里生活了八年，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走前给教堂的大祭坛献了一只精美的圣餐杯。她一回到阿尔巴罗，她父亲即以重金从罗马请来著名诗人绥西洛。年迈的绥西洛教爱蕾读诗圣维吉尔及后世颇受赞誉的著名诗人彼得拉克、阿里奥斯特、但丁的美丽诗章。”

有关十六世纪这些伟大诗人富有盛名的冗长论述译者在此不再赘述。爱蕾甚至懂拉丁文。她读的那些诗里都描写了爱情。当然在 1839 年，我们会觉得那种被神秘气氛包围，靠巨大牺牲维持，常常演化成不幸的热烈爱情，是多么得可笑。

由拉·澎西福在刚满十六岁的爱蕾身上引发的就是这种爱情。他是爱蕾的邻居，家里很穷，住在离城不到二里的一座茅屋里。茅舍建在山上，不远处是一百五十尺高的青藤密布的崖岸，周围是阿尔贝废墟。这座茅舍挨着法日拉森林苍翠的树木，可惜后来建巴拉兹那修道院时被拆毁了。这位可怜的年轻人朝气蓬勃，长得也机灵，生来一个无忧无虑的性格，不叹自己命苦。他面容并不英俊，却富有表情。这是别人对他的最好评价。他参加过两三次危险的战斗，在高劳纳亲王指挥下，表现很勇敢。他虽然穷，长相也不出众，但在阿尔巴罗姑娘们眼中，他是她们的梦中情人。他以获得她们的芳心而引以为豪。尽管由拉到处讨人喜欢，却直到遇上从卡斯特罗修道院回来的爱蕾，他才体味到了真正的爱情。

不久，著名诗人绥西洛从罗马赴冈比拉立宫，教爱蕾姑娘文

学。由拉认识这位诗人，送给他一首拉丁诗，描述诗人晚年有幸与那一双美目对视，有幸见到那颗心灵受到夸赞时的幸福情景。在爱蕾回家前，由拉与女人交往时，特别当心姑娘的嫉妒和气愤。现在，他觉得这种谨慎态度已成为多余。再说，我得承认，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与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相爱，确实是无法谨慎行事的。三个月不到，冈比拉立老爷便发现由拉的异样，因为他经常在宫殿窗户下出现（今天在通往湖泊的那条大街中心段还可看见这座宫殿）。

冈比拉立老爷的初步反应坦率而粗鲁，这是各共和国容忍自由的结果，也是未被君主政体的风尚所清除的发泄情感的习惯。那天，他因由拉经常的出现生起气来，便斥责道：

“就你这副寒酸相，还敢常在我家门前走动，竟然有脸朝我女儿的窗户窥探？若不是我怕邻居误会，我就给你三个金币，让你去罗马买件像样一点的上装。至少我和我女儿不会再见到你这身破烂衣服而恶心。”

爱蕾的父亲当然言过其实了。由拉的衣服一点不烂，不过是用一般的料子做的。而且由于经常的刷洗使其显得陈旧，但衣服还是很干净的。

由拉的自尊心被冈比拉立老爷深深地刺伤了，白天在阿尔巴罗宫前再也看不见由拉的身影。

前面我们提过，由拉的父亲遗给了他一座屋子，那是利用两座拱廊和古水槽的槽体作墙造的。它离阿尔巴罗只五六百步远。房子的地势较高。从这里到新城去，必须经过冈比拉立府。爱蕾很快发现这位奇怪的年轻人不来了。她的朋友告诉她，他几乎一见到她，就感到幸福。他抛弃了一切交往为了全副身心追求这种



幸福。

一个夏天的晚上，近子夜时分，爱蕾靠着敞开的窗户，呼吸着微微的海风。尽管城市与大海隔着一块三十里宽的草原，可在阿尔巴罗山上仍能感受到它那沁人心脾的凉意。夜色融融，万籁俱寂，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听得清楚。爱蕾倚窗而立，陷入沉思，也许在想着由拉，突然隐约看见什么东西，像是一只夜鸟的翅膀，轻轻地掠过窗户，便惊恐跳离开窗户。可她怎么也没料到，这东西竟是有人专门送给她的。爱蕾的窗户离地有五十尺，在宫殿的三楼。在沉寂的夜里，这件奇异的东西在窗前来回晃动。她突然意识到了这是束花。她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了。这束花好像是固定在二三根竹竿一样的芦苇杆上。在罗马农村才有这种芦苇生长，它的根茎有二三十尺高。由于竿子不硬，风又大，所以由拉费了很大劲才将花束送到爱蕾窗前。他想爱蕾应该能看到。再说夜里外面黑，从街上往上看什么都看不见。爱蕾伫立在窗前，心潮起伏。她想，要是收下这束花，不等于表露了心迹吗？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少女，爱蕾当时是体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而产生的感情。她首先想到的是父亲和兄长法彼沃在家，只要有一点响动，他们就会开枪射击。由拉所面临的危险，使她生出同情之情。尽管她还不够了解他，但她知道，在这个世上除了亲人自己最爱的就爱他。犹豫之后她最终收下了那束花。当她在黑暗中伸手去拿花时，触到了系在花茎上的一张纸条。她立刻跑到大楼梯上，借着圣母像前长明灯的光亮读起来。只读了头儿行她就幸福得脸上发烧。“太冒失了！”她想，“若被别人看到，那不就完了。我家里的人不会放过这可怜青年的。”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卧室，点亮了灯。对由拉来说，这一切也是太

幸福了。不过，他对自己的行为仍有点不好意思，紧贴着一棵橡树，好像是躲在暗处窥探似的。这些橡树形状古怪，至今仍耸立在冈比拉立宫邸前。

在信中，由拉直截了当地讲了他受爱蕾的父亲辱骂的情形。他接着写道：“是的，我很穷，您很难想象我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仅有一座破屋子，您可能在阿尔贝引水槽的废墟上看到了。屋子旁边有一个菜园。我自己种蔬菜吃。我还有一个葡萄园，每年以三十埃居的租金租出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您。当然我决不能要您到我这里来受苦。但是，若您一点不爱我，生命对我也就失去了意义了。我想您一定知道，我将生命千百次地献给您了。我的生活在您从修道院回来以前，不仅没有苦恼，相反，充满了最迷人的憧憬。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当我感到幸福就在身边时，我反倒感到不幸。的确，那时谁敢像您父亲那样辱骂我呢？我手里的刀子可不是吃素的。我有刀枪，又不缺胆量，我认为自己不会低人一等。我什么都有。可现在全都变了，我终于体味到了什么叫胆怯。我写得太啰嗦了，不过请您一定接着看下去。假若您不鄙视我，假若您肯怜悯我，不嫌我衣着寒酸，那么每天晚上，当山巅上嘉布遣会修道院夜半的钟声响起来时，您会发现，藏在大橡树下的我正仰视着您的窗户，我猜那是您的闺房。若您像您的父亲一样鄙视我，那就请抽一支花丢给我吧。不过请您小心，别把花丢到阳台或墙壁突饰上。”

爱蕾反复地读着这封信，眼睛渐渐湿润了。她感动地望着这束娇艳的鲜花。它是被一根丝带紧紧地捆住的。她试着拔出一支，可是没有成功。一股内疚感也随之而来。对罗马姑娘来说，抽出一朵花，或不论以任何方式践踏情人献的花，都意味着毁灭

